
慎言

愼言后語

愼言者何浚川夫子著書也浚川蚤遷文臺糾纓當於何皆及之曰夫子自爲士以至爲吏及鳴鐸蜀曹梁趙間迨今總百度肅群寮無非其著書之日也是業也無亦太苦心乎曰若不得志於時求自表於後閉戸窮年勒竊前聞雷同衆見種松作龍鱗禿穎滿筐篋齒髮凋換其書不成是則苦已夫子觀古有得則著焉觀物有得則著焉觀天地日月雷霆風雨有得則著焉有得則矢口而成言無

得則袖手而守玄積二十年而文成萬千何
苦焉然則何載其亦有所祖述耶曰祖仲尼
無可無無不可之心載唐虞三代之可行於今
與唐虞三代之不可行於今者爾曰是則研
精詣極達權識變陶鑄諸子斟酌百王以止
乎中正仁義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可施諸天
下國家矣同然實以自程善焉天下國家歟
也非索隱鉤微徼名於異代者也刻而傳之
者誰太學生沈氏子完也沈氏嘗捐義田以
贍族人給鄉校是故賢於人以及此也誰其校

之少司馬熊子維章姚生厚也

嘉靖甲午春正月人日門生代山埜張一厚拜書

慎言序

是編凡若干卷吾寅大司馬浚川先生王公緝學有得而珍之者愚得之聞所未聞渙乎若將契之惝乎若未足窺其壖而嚌其胾也夫君子於言不徒然也學以宏識識以定志志以宣言言以建事事正而後德業先焉是故言者志之顕也理者言之宗也理之體本一而變則不一變雖不一而吾之炯然在中者則不可以不一一斯定定斯不眩故能審幾微之際洞萬物之情酌取舍之中適事理之正而於言也若有不

咨已焉世之拘儒膠故常掇餘唾固不足以與語自得之味而非篤學深造中有定執則亦矯飾於皮膚之末雖終歲汩汩沉浸載籍卒於無得焉已善乎公之言曰篤守先哲格自得之識故君子求中正至誠之理而執之聞也見也先苦也參伍之而已此其所為自信不疑任心靈而不任載籍者歟其間探化原以闡微窮變則以由性本聖學以明的達理道以宏用鉤玄析精獨啓爲論雖不必循襲故轍而意悉畢求不取於所有者則知操衡量以較長短多寡於揆銖

轡馭六馬從衡屈曲於九折之坂而不亂也古之君子勝天下之重未始不由素定致然孟子當大任不動心以能知言養氣而定也素焉耳公保釐南畿務晝庚類天下如其可使而公居之晏如也謂非有得於孟氏而形諸政理者歟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得為知言芳非其人也因題探微或匪自昧姑識之以徵他日

嘉靖壬辰冬十月辛丑瓊臺黃芳序

慎言序

仲尼没而微言絕異端起而正義鬱斯道以之蕪雜其所由來漸矣非異端能雜之諸儒自雜之也故擬議過貪則援取必廣性靈弗神則詮擇失精由是旁涉九流淫及緯術卒使牽合傳會之妄以迷乎聖人中庸之軌故曰非異端能雜之諸儒自雜之也予自知道以來仰觀俯察驗幽竅明有會于心即記于冊三十餘年言積數萬信陽無涯孟君見之曰義守中正不惑非道此非慎言其餘乎遂以慎言名之類分爲十

三篇附諸集以藏于家嗟乎講學以明道為先論道以稽聖為至斯文也問於諸儒之論雖尠涉於刺辯其於仲尼之道則衛守之嚴而不敢以異論雜之蓋確如也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敢竊附於孔氏之徒云時

嘉靖丁亥冬十二月望日浚川王廷相序

書慎言後

門生成都焦維章氏曰子王子之是書也無所勦同於人而自得之之言也夫漸漓以來氣靡有孑往哲之所創道彌縫者幾抎矣諸子岳岳各以所說競鳴如一閧之市襍亂無倫乃使夫人益毆於闇昧迷罔而無以睹白日矣先生決擇弗岐見之哲者也體認甚真履之純者也蒐羅細大居之弘者也洞悉幾蘊節之達者也是故究述天人而俯仰之觀備矣評訂今古而取舍之塗審矣發明心性

而問學之本樹矣錯綜禮樂而治教之具張矣疏滌萬物作龍百昌而庶類之情盡矣是固精思詣極之功者多然宿悟神解之妙豈可誣也哉今夫泉池之於水渟畜縈迴非不賢於尺澤坳堂也桔槔四起雨如抽如而斗斛且告竭矣洪江巨河萬流依歸其涵浴日月通山達海無饒乏盈涸焉豈爲是惡沱者哉何也蓋泉池之所自得者少而江河之所自得者多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
自得之也此之謂也時嘉靖癸巳三月望後
予得之南來者方晨玩案間適蘇人沈生姚
生見之且請甚力乃校而俾其壽諸木

愼言編目

一卷　道體
二卷　乾運
三卷　作聖
四卷　問成性
五卷　見聞
六卷　潛心
七卷　御民
八卷　小宗
九卷
十卷

保傅　五行
十一卷
君子
十二卷
文王
十三卷
會兩生

愼言卷之一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道體篇凡二十七章

道體不可言無生有有無天地未判元氣混涵清虛無間造化之元機也有虛即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不可知其所至故曰太極不可以爲象故曰太虛非曰陰陽之外有極有虛也二氣感化羣象顯設天地萬物所由以生也非實體乎是故

即其象可稱曰有及其化可稱曰無而造化之元機實未嘗泯故曰道體不可言無生有有無有形亦是氣無形亦是氣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氣也無形元氣也元氣無息故道亦無息是故無形者道之氐也有形者道之顯也

山澤水土氣皆入乘之造化之大宅也故洪而育物氣乘之無息故育物而無息生而循化者造化之小物也與日俱銷矣氣不得久而乘之也盡化其初氣乃已

天地之始靜而無擾故氣化行焉化生之後動

而有匹故種類相生焉種類繁則氣擾而化生之機息矣然有之者肖翹之屬也

象者氣之成數者象之積

氣物之原也理氣之具也器氣之成也易曰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然謂之形以氣言之矣故曰神與性乃氣所固有者此也

天者太虛氣化之先物也地不得而並焉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譬人化生之後形自相禪也是故太虛眞陽之氣感於太虛眞陰之氣一化而爲日星雷電一化而爲月雲雨露

則水火之種具矣有水火則蒸結而土生焉日滷之成鹺煉水之成膏可類測矣土則地之道也故地可以配天不得以對天謂天之生之也有土則物之生益衆而地之化益大金木者水火土之所出化之最末者也五行家謂金能生水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木石之有火母藏於子也求其化始日火宗也星火隕也雷火擊也皆能焚灼此火之元氣也謂木能生火是以子擀其母非化理本然之序矣大觀造化者所不取焉

木濕不燧陰過陽也木朽不燧陽過陰也火也者陰陽得中之化與

有太虛之氣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氣化有氣化而後有牝牡有牝牡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名教立焉是故太虛者性之本始也天地者性之先物也夫婦父子君臣性之後物也禮義者性之善也治教之中也

陰陽在形氣其義有四以形言之天地男女牝牡之類也以氣言之寒暑晝夜呼吸之類也

總言之凡屬氣者皆陽也凡屬形者皆陰也極言之凡有形體以至氤氳蓊蒼之氣可象者皆陰也所以變化運動升降飛揚之不可見者皆陽也

日曝濕而氣生陰從陽也口呵石而水生陽從陰也

有聚氣有游氣游聚合物以之而化化則育育則大大則久久則衰衰則散散則無而游聚之本未嘗息焉

氣通乎形而靈又物之所以生氣機不息也機

壞則魄氣散滅矣惡乎覺乎有附物而能者[illegible]
乘其氣機者也須亦澌滅而已矣故鬼者歸
也散滅之義也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子貢問死而有知乎孔子曰賜也爾終當
自知之未晚也夫仲尼聖者也豈不能如後
儒之辨乎而終不言者聖人之意可以識矣
莊子曰百昌皆生於土皆歸於土土者所以始
萬物而終萬物也得矣而未盡焉物有不生
於土者矣不如氣焉出於機入於機至矣哉
天內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通極上下

造化之實體也是故虛受乎氣非能生氣也理載于氣非能始氣也世儒謂理能生氣即老氏道生天地矣謂理可離氣而論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即佛氏以山河大地爲病而別有所謂眞性矣可乎不可乎由是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太極爲理而生動靜陰陽謬幽誣性之論作矣

氣至而滋息伸乎合一之妙也氣返而遊散歸乎太虛之體也是故氣有聚散無滅息雨水之始氣化也得火之炎復蒸而爲氣草木之

生氣結也得火之灼而化而爲燥以形觀之若有有無之分矣而氣之出入於太虛者初未嘗減也譬水之於海矣凝而爲冰聚也融澌而爲水散也其聚其散水固有有無也而海之水無損焉此氣機開闔有無生死之説也三才之實化極矣

陰陽氣也變化機也機則神是天地者萬物之大圓也陰陽者造化之橐籥也水火土陰陽之大用也故氣得土之鬱而含得水之潤而滋得火之燥而堅氣有翕聚則形有萌櫱而

生化顯矣氣有盛衰則形有壯老而始終著矣

氣得濕而化質生物之塗也百昌皆然矣氣之靈爲魂無質以附麗之則散燈火離其膏木而光滅是矣質之靈爲魄無氣以流通之則死手足不仁而爲痿痹是矣二者相須以爲用相待而一體也精也者質盛而凝氣與力同科也質衰則踈弛而精力減矣神也者氣盛而攝質與識同科也氣衰則虛弱而神識困矣是故氣質合而凝者生之所由得也氣

質合而靈者性之所由得也

萬物巨細柔剛各異其材聲色臭味各殊其性

閱千古而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人不肖其

父則肖其母數世之後必有與祖同其體貌

者氣種之復其本也

陰陽也者氣之體也闔闢動靜者性之能也屈

伸相感者機之由也絪緼而化者神之妙也

生生不息亹亹如不得已者命之自然也

木有津液即血暢發即氣心之堅强即骨皮之

柔潤即肉結實即精石者土之結金者石之

精五金之質異者氣之種殊也是金木之生與人物類也者是故水火得陰陽之精先萬物成昆虫草木金石後天而化謂金木匹水火而能生物其探道化之不精者與有太虛之氣則有陰陽有陰陽則萬物之種一本皆具隨氣之美惡大小而受化雖天之所得亦然也陰陽之精一化而爲水火再化而爲土萬物莫不藉以生之而其種則本於元氣之固有非水火土所得而專也

上世論五行以利用取其養民之義也故曰天

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職〃綜五行則治不
荒後世以五行論造化災於古人之論遠矣
誕矣水火土似也昆虫草木金石厥生類也
假借於造化何居始也小儒異端鑿之終也
大儒大賢信之壞人心之正亂六經之言吾
為仲尼嘆哉
春夏陽漸達于上火氣薰蒸而遠水泉湧溢土
釋而潤泛金氣鬱熱化石成鑛木發育而茂
秋冬陰漸盛于上火氣歛而近水泉消涸而
氷土結燥而凍金以石寒而不滋水氣歸根

而凋落此五行消息之大分達人神聖之大觀也五行家假配四時以論盛衰謬矣周衰處士橫議邪說成俗至于今由之惜哉

氣者造化之本有渾渾者有生生者皆道之體也生則有滅故有始有終渾然者充塞宇宙無跡無執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世儒止知氣化而不知氣本皆於道遠

離氣無道離造化無道離性情無道

慎言卷之二

乾運篇 凡二十章

乾運之度七政之躔有常次也故天之象數可得而推風霆流行變異突出無機兆也故天之神用不可得而測

陰不離於陽陽不離於陰曰道故陰陽之合有賓主偏勝之義而偏勝者恒主之無非道之形體也日陽精星陽餘風陽激雷陽奮電陽洩雲陽乘月陰精辰陰餘雨陰施雪如之露陰結霜如之皆性之不得已而然也故造化

之道陽不足陰有餘而陰恒宗陽陽一陰二而陰恒含陽

四時寒暑其機由日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日南至而寒甚北至而暑甚所積旣深不可驟變也日出而蒼涼夜陰之積未遽消光不甚於旁達也日中而暄熱晝陽之積盛光復纖於下射也陰雨之氣雖夏亦寒晴明之日雖冬亦熱此不可以時拘者也向陽多暖背陰多寒注下春先高峻雪積此不可以南北大分拘者也雖然亦由日之氣得行與否耳斯

皆變也非常也

風揚塵土於下濛雨自上而降遇結而爲霾風之微不足以散雨雨之微不足以歛摩陰陽緩弱之氣也夫

雹之始雨也感於陰氣之冽故旋轉凝結以漸而大亦其陰陽之濁而不和者與謂蜥蜴所爲者得乎哉

陰過乎陽畜之極轉而爲風大過則大吹小過則小吹夏無巨風者陽盛之極陰不能以過之也陽伏於陰發之暴聲而爲雷其聲緩者

厥伏淺其聲迅者厥伏固冬而雷收其聲者陰盛之極陽不得以發之也時有之者變也非常也

雪之始雨也下遇寒氣乃結花必六出何也氣種之自然也草木枝幹花葉人耳目口鼻物蹄角羽毛胡爲而然耶氣各正其性命不得巳而然爾應陰數有諸曰傳會之擬矣孰主宰爲之花蕚亦有然者矣四出五出六出同時而成又奚應哉

人之世也近天地之世也久是故先者罔以審

而稽也後者難以俟而証也惟跡與理可以
會通矣山石之欹側古地之曾傾墜也山有
塋谷水道之蕩而日下也地有平曠水土之
漫演也高峻者日以剝下平者日以益江河
日趨而下咸勢之不得已也夫
三垣十二舍經星終古不移天亦有定體矣曰
浮氣載之寧無一之變動也乎
星之隕也光氣之溢也本質未始窮也隕而即
滅也天之闢至于今經緯之象盡矣隕而散
滅者光氣之微者也墮而為石感地氣而凝

也陰陽妙合之義也上下飛流不齊者隕之機各發於所向也如迸激而噴也

地氣夜則鬱達故遇物而凝清則氛氲爲霜爲露濁則烟霧爲濛爲木稼日高而散風冽而不凝者陰化於陽之義也

月食日形體掩之也日食月闇虛射之也日光正灼積暈成蔽故曰闇虛觀夫燈燭上射黑焰蔽光不照足以知之

天亦有定體運不可測也觀恒星河漢終古不移可以驗之七曜麗天而非附天也故自爲

運行亦動也乘天之機也雖遲速不齊皆順

天

日中闇黑非地影也質有查滓不受日光者尔月行九道勢有高下東西果由地形則人之視之如鏡受物影當變易今隨在無殊是由月體而匪外入也月與日火皆外景安能受物

天乘夫氣機故運而有常地竅於山川故浮而不墜礎之轉於水機在外也匏之浮於水空在內也地天內之物無可倚之道故曰天以機動地以竅浮

天體近極者高遠極者下黃道橫斜交絡故日行近極則先之被於人者久故晝長夜短而氣暑遠極則先之被於人者不久故晝短夜長而氣寒行兩極之中則晝夜均而氣清和何也日大火也近人則暑而遠人則寒也是故陰陽過歷四時寒暑咸日之進退主之謂氣自有升降何待日遠近乃成寒暑謂地有四遊何人去極無有高下

兩儀未判太虛固氣也天地既生中虛亦氣也是天地萬物不越乎氣機聚散而已是故太

虛無形氣之本體清通而不可爲象也太和
氤氳萬物化醇生而不容以息也其性命
之本原乎
天之運無已故無度數以日行所歷之數爲之
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與天會故天之度
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是日與度
會爲一日與月會爲一月與天會爲一歲月
之晦朔弦望繫於日之義也月會日而明盡
故曰晦初離日而光蘇故曰朔月與日相去
四分天之一如弓之張故曰弦月與日相去

四分天之二相對故曰望

向月熟摩其蛤則水生謂之方諸向日熟摩其鑑則火生謂之夫遂相去甚遠而相感甚速精之至也

本乎天者親上謂氣之屬雲霧烟火之類其氣必騰上是也本乎地者親下謂質之屬土石水金之類其質必下沉是也

慎言卷之二

愼言卷之三

門生蜀人焦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作聖篇凡三十九章

作聖之塗其要也二端而已矣澄思寡欲以致睿也補過徙義以日新也卒以成之曰誠

事物沓至惟有道者能御之蓋心虛而氣和爾心虛無先物閒之氣和無客意撓之無閒故能公無撓故能平君子可以御天下矣

聖人之辭簡其理渾賢人之辭繁其理辯

省其私足以發明道之幾也不遷怒不貳過進德之塗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動以時矣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純乎天矣是故顏子亞聖從容純熟與道脗合化也學至於化大之跡泯矣而曰化而後能有其大何也大有跡也猶有事於外也在外猶有存亡也安能保而有之化則斂於精習於一矣其出入由我也故謂之有

萬物累天地而天地不以為功故化育不息天地累聖人而聖人以為已分故窮達一道

原缺

聖人不以勝物為心勝於道也勝道為已也故
道勝者物無不勝不得已之道也
天運不息四時成而萬物生聖心純一紀綱植
而萬化行故天德王德天道王道
行異者衆則高矣不足以明大同俗者衆則悅
矣不足以明義何也王子曰求異道不足也
非識之狹則性之偏累之故離詭而不入聖
求同志不足也其累也懷利自全故不能獨
立而合汙不入聖安大合汙安義故曰極高
明而道中庸不貴於行異也君子和而不流

不貴於同俗也
義方以別羣宜智圓以周衆志故聖人合道
聖人研事於未然先幾也仁智之道深矣其次
幾動而圖之得失半也徵於聲色者下也亦
末之也已
程子曰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焉自子路觀孔
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險嗟
乎此聖賢氣象所由分也使安於險終豈敢
望聖哉學者能求無所擇而安者處之一亦庶
幾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非有死而後已之志不能也蓋純於仁者矣

天下之變故其聚也不可紀其散也不可一其來也不可豫其去也不可逐其顯設也不可跡其倚伏也不可究執一德守一隅者御之所不達者廣矣闉厄遄至幾於日中冥蔀矣

惟聖人之道術不固挈於一而參之而衡之而交午之而翕張之而遲速之而隱括之譬百川委委各至於海也濟務長功安有窮已

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顏子近聖人之資孟子近聖人之才仲尼兼之
而教粹

仁者與物貫通而無間者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天地之仁也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仁也故物各得
其所謂之仁

聖人道德之宗正仁義禮樂之宰攝世固不獲
見之矣其次莫如得亞聖者與道之真以命
令於一世焉其次莫如得大賢敏於守道不
惑於異端九流以亂道真焉下此隨波徇俗

私智害正者純乎天與行不知其神於道也

忠恕夫子之道也以忠恕而應天下之事無不各得其分故曰一以貫之

隨所處而安曰安土隨所事而安曰樂天仲尼居魯縫掖居宋章甫安土之謂也見陽貨見南子樂天之謂也

人心之靈貫徹上下其微妙也通極於鬼神其廣遠也周匝於六合一有所不知不足謂之盡性命則天道發育萬物者人不得而與焉然其情狀變化不能逃吾所感之通故聖人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或曰萬物化於帝則而不知何也曰欲其知則非化矣聖人不伐功不歸德不以心語人行於不得已之區宅於無所利之塗不知天下暗而移忽而變矣夫誰其知之此之謂神幾道無定在故聖人因時堯舜以禪授湯武以征伐太甲成王以繼序道無窮盡故聖人有不能堯舜之事有羲軒未能行者三代之事有堯舜未能行者

大人治國用於智而達於幾視之近若不足施

之遠則有餘即之一若不及參之甚則適均
下士治國求快於目前而遠則有遺將志於
一偏而周則或缺見小而幾迷也
君子修道由已窮達則付之天窮達有幸不幸
焉皆天也人有知不知焉皆人也君子守道
不務求知於人亦不務求知於君亦曰求盡
臣道之實而已矣是故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仁也耳聞目擊不忍民
之失所也故隨其所遇盡心力而爲之舍之
則藏道不合而即去然亦無固必矣沮溺之

徒則自私墨翟之徒則失已要皆固執於一隅也

聖人心有是神則觸處洞然故曰聲入心通聖人心有是理則隨感而應故曰左右逢原

人能體大舜有天下不與之心則舉世之利益不足動矣人能體大舜善與人同之心則一已之智能不足恃矣

人與天地鬼神萬物一氣也氣一則理一其大小幽明通塞之不齊者分之殊耳知分殊當求其理之一知理一當求其分之殊故聖人

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與萬物合
其情性能同體故爾
或問生曰氣機也問死曰氣機也孰機之曰大
化呼吸之爾物不求化而化至故物生而不
感化不爲物而物成故化存而不任不任者
順而應無意而游澹而和樂者也天之道也
是故聖人之於物也無喜無怒無好無惡無
得無喪無智無功
順事者無滯者也知時者應機者也故聖哲知
神

能有爲者才也權自由者位也事會幾者時也
三者失其一皆不能以有爲故聖人得位而
猶俟時
上世之士修道於巳求自善爾無意無爲也故
多遯中古以往操德秉道將以餙仕後世以
文詞餙以言貌柔順餙益陋矣惟恐其失之
夫安望遯無怪乎君子賛隱逸矣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見聖人無私智之擾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見聖人循自然之天
無我者聖學之極致也學之始在克巳寡欲而

已矣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徇人同於人而不有已矣雖天地之度不過如此

慎言卷之三

愼言卷之四

門生嵩人樊　繼　章
後學長洲姚　　淳　校

問成性篇凡二十四章

問成性王子曰人之生也性稟不齊聖人取其性之善者以立教而後善惡準焉故循其教而行者皆天性之至善也極精一執中之功則成矣成則無適而非善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情蕩則性昏性昏則事迷迷而不復則躁激驕

吝之心滋矣由靈根之不美也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亦善言性者與

未形之前不可得而言矣謂之至善何所據而論既形之後方有所謂性矣謂惡非性具何所從而來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得之矣

性者緣乎生者也道者緣乎性者也教者緣乎道者也聖人緣生民而爲治修其性之善者以立教名教立而善惡準焉是故敦於教者人之善者也叛於教者人之惡者也爲惡之

才能善者亦具之爲善之才能惡者亦具之然而不爲者一習於名教一循乎情欲也夫性之善者固不俟乎教而治矣其性之惡者方其未有教也各任其情以爲愛憎由之相戕相賊胥此以出世道惡乎治聖人惡乎不憂故取其性之可以相生相安相久而有益於治者以教後世而仁義禮智定焉背於此者則惡之名立矣故無生則性不見無名教則善惡無準

識靈於內性之質情交於物性之象仁義中正

所由成之道也
性之本然吾從大舜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而已並其才而言之吾從仲尼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惻隱之心怵惕之可怛羞惡之心泚顙於事之可愧孟子良心之端也即舜之道心也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孟子天性之欲也即舜之人心也由是觀之二者聖愚之所同賦也不謂相近乎由人心而辟焉愚不肖同歸也由道心而精焉聖賢同塗也不爲相

遠乎夫是道之擬議也會準於三才參合於萬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道化未立我固知民之多夫人心也道心亦與生而固有觀夫虎之負子烏之反哺雞之呼食豺之祭獸可知矣道化既立我固知民之多夫道心也人心亦與生而恒存觀夫飲食男女人所同欲貧賤夭病人所同惡可知矣謂物欲蔽之非其本性然則貧賤夭病人所願乎哉

父子兄弟天性之親也仁也君臣朋友人道之

宜也義也夫婦齊體而易氣介乎其間者也同育而承宗者仁也猶可以離之者義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五倫五常不相配君臣朋友義也父子兄弟仁也夫婦恩義仁義兼也禮所以節此也智所以知此也信所以實此也

仁者天之性也義者道之宜也

存乎體者氣之機也故息不已焉存乎氣者神之用也故性有靈焉體壞則機息機息則氣滅氣滅則神返神也返矣於性何有焉

或問人心靜未感物之時可以喻性善然乎曰否大舜孔子吾能保其善矣盜跖陽虎吾未敢以爲然何也發於外者皆氐乎中者也此物何從而來哉又假孰爲之乎謂跖也虎也心靜而能善則動而爲惡又何變之遽夫靜也但惡之象未形而惡之根乎中者自若也感即惡矣諸儒以靜而驗性善者類以聖賢成性體之也以已而不以衆非通議矣

或曰子以生之理釋性不亦異諸儒乎曰諸儒避告子之說止以理言性使性之實不明於

天下而分辨於後世亦夫人啓之也曰乎何以異曰吾有所據焉爾易曰窮理盡性詞盡理可乎孝經曰毀不滅性謂不滅理可乎明道定性書之云謂定理可乎故曰氣之靈能而生之理也仁義禮智性所成之名而已矣

天者言乎其冒物也帝者言乎其宰化也神者言乎化機之不可測也性者言乎其生之主也精氣合而靈不可離而二之者也命者言乎其賦之非由我者也造化[illegible]以賦物與之爲而順者也天道者言乎[illegible]化之自然四時

行百物生焉乾乾而不息者也聖人者言與
道之至也窮理盡性至命以合天之神者也
氣附於形而稱有故陽以陰爲體形資於氣而
稱生故陰以陽爲宗性者陰陽之神理生於
形氣而妙乎形氣者也觀夫心志好惡魂魄
起滅精矣相待而神是故兩在則三有一亡
則三滅
耳目開而視聽生矣魂魄拘而思識生矣萬物
之情其入我也以耳目之靈其契我也以魂
魄之精耳目虛物無不入魂魄之精有主蓋

有不受之物矣不受也者逆於性者是已耳聽目視口言鼻嗅心通天性也目格於聽豈格於視口格於嗅鼻格於言器局而不能以相通也解悟者心注於聽則視不審注於視則聽不詳注於言則嗅不的注於嗅則言不成神一而不可以二之也

氣不可為天地之中人可為天地之中以人受二氣之冲和也與萬物殊矣性不可為人之中善可為人之中氣有偏駁而善則性之中和者也是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

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孟子不謂之性以其氣故也剛善柔善周子必欲中焉而止以其過故也

天地之化人生之性中焉而已過陰過陽則不和而成育過柔過剛則不和而成道故化之太和者天地之中也性之至善者人道之中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求止於至善而已矣

君子行仁必主於義則事無不宜而仁矣仁無義以持之或固於不忍之愛而反以失其仁

故君子任道不任情

氣神而精靈塊陽而魄陰也神發而識之遠者氣之清也靈感而記之久者精之純也此塊魄之性生之道也氣衰不足以載魄形壞不足以凝塊此精神之離死之道也

造化生人古今異乎曰天賦相近何太遠哉習性之日殊爾古也朴今也日文古也直今也日巧神鑿而靈散也久矣鳥巢之卵焉得探而取之六經之教救其習之日降而已矣

聖賢之性皆天賦然氣純者純氣濁者濁非天

固殊之也人自遇之也聖人治天下必欲民性至善而順治故立教以導之使其風俗同而好尚一雖不盡善而爲惡者亦鮮矣

人之性純而已天之道誠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天人合一之道故曰知性斯知天

慎言卷之四

慎言卷之五

門生蜀人熊維章
後學長洲姚　厚校

見聞篇凡三十四章

見聞梏其識者多矣其大有三惟誕梏中正之識羣合傳會梏至誠之識篤守先哲梏自得之識三識梏而聖人之道離矣故君子之學游心於造化之上體究乎萬物之實求中正至誠之理而執之聞也見也先哲也參伍之而已矣

餝粧類獨行也足以諱衆養交類乎世也足以市譽有道者恒恥之亦要諸守道自信得矣是故誠積而衆服道廣而朋來

其神明之性者學道之本也天不畀之以神明命也天與之神矣而不學以充之是自棄者也學矣襲譌踵陋不能致精以合天人是挐明入昧也二者皆負於天者也是以君子咎之寡神識而限於命者君子弗咎也

或問義集矣而氣不充有是乎王子曰否凡以氣之餒者皆理之不直者也義集則直矣而

何不充之有曰有不敢爲者何也曰蓋有之矣其不明諸道而懾於利害者爾要皆鄙夫之心爲之君子之於道也精於人物之理達於天地造化之秘而無不明明則進退取舍死生禍福咸有一定之擬加之義集而氣充所謂介如石者有之矣安有利害之恐以動其中乎安有鄙吝自私之心而反自蝕其氣乎故明道者養氣之功氣充者明道之成

事物之實覈於見信傳聞者惑事理之精契於思憑記問者粗事機之妙得於行徒講說者

淺孔門之學多聞有擇多見而識也思不廢學學不廢思也文猶乎人而歎躬行之未得也後之儒者任耳而棄目任載籍而棄心靈任講說而略行事無惟乎駁雜日長而蔽其塗矣

學道而寡通變則無順施之政爲政而離經術不過徇俗之才此道學政術岐而二塗矣故學求適用而政自道出則幾也物各得其分謂之仁事適其宜謂之義周羣倫之情謂之智真實以御物謂之誠是道也學之能裕於

已則禮樂刑政一以貫之而無不可施矣此
孔孟之學術也
世之學者所入之塗二頴敏者易解悟每暗合
於道故以性爲宗以學爲資篤厚者待資籍
始會通於道故以學爲宗以純爲資由所造
異故常相詆焉皆非也孔子曰默而識之學
而不厭何有於我於已也不有焉又何詆人
也歟
夢思也緣也感心之跡也夢較勝否斯驕吝之
心未減已夢較利斯攸求之心未減已

士人之學也尊師故道德之成也足以裕已而成化今之人於友不親焉況師乎無惟乎道德之不古若也或曰六經周孔典籍柄也曰此其大法也其權衡之妙不可傳者與其人俱往矣不可得而親炙矣此惟默契道體者能之其次莫如得師友得也者於道也什九不得也者於道也什一

學有記誦而能言其義者施之治事猶扞格焉與道二故也情思而能言者由乎中出矣行猶有滯焉者物之繫極未盡也踐履之熟而

能言者内外之數周而參伍之變朴言無不實矣可以宰世可以議道可以訓遠

或問學曰明理而躬行之請益曰改過請益曰堅其志勿急其効雖作聖可也

學博而後可約事歷而後知要性純熟而後安禮故聖人教人講學力行並舉積久而要其成焉故道非淺迫者所可議也

義然後可以語命不義則畔道矣得也謂之道倖喪也謂之道誅命云乎哉命云乎哉

務高遠而乏實踐之仁其弊也狂務執古而無

泛觀之智其弊也迂狂則精實之學可以救之迂則達變之學可以救之

義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固也然不能斷弱不能振亦明而不能行矣是故窮理養才與氣不可偏一也窮理在致知之精養才氣在行義之熟

學者於道貴精心以察之驗諸天人參諸事會務得其實而行之所謂然也使不遲吾之權度逐逐焉惟前之是信幾於恰果核而啖之者也能知味也乎哉

虛明者能求萬物之情也已公忠者能正萬物之實也已虛無物滑故明忠無物撓故公虛明也者智之體也公忠也者仁之用也是故明王修之則天德而致治人臣修之以王道而輔運學者修之和禮義而安身

靜生之質也非動弗靈動生之德也非靜弗養聖人知乎此精之於人事和之於天性順之於德義其機若謀其成若符其適若休常之謂天道純之謂大德是謂與神合機非求於動而能若是哉世之人知求養而不知求靈

致虛守靜離物以培其根而不知察於事會是故淡而無味靜而愈寂幽恍入惚無據無門於道奚存乎諺有之曰土閉不活不斷而埇水閉不流不斷而洩言靈之不入也

學者欲要名於俗而求異於常未有不淫於邪說而陷於異流者陰陽家之足以知天也五行家之足以知命也術數家之足以知人也皆聖道之蟊賊也世世之惑也久矣安得推明孔氏之徒而與之共學乎

人有一事不合於義則受累於一身即非浩然

之氣矣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大賢以下之事也

昏塞故狹小虛明故廣大

人心澹然無欲故外物不足以動其心物不能

動其心則事簡事簡則心澄心澄則神故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是故無欲者作聖之要也

耳目之聞見善用之足以廣其心不善用之適

以狹其心其廣與狹之分相去不遠焉在究

其理之有無而已矣

學者於貧賤富貴不動其心死生禍福不變其

守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矣

義以御事有守有權守者恒自得於事也多迷焉權者恒濟事於己也多迷焉故不失己而濟者義權之上者也不然不如守而已矣

心爲道主未有不能養心而能合道者未有不能寡欲而心得養者

道無二本心之理一故也事變萬殊聖人乃時措

氣有以忍懼而勝者畏法者也有以義理而勝者樂天者也

易[illegible]時措之道隨時變易[illegible]生生之謂易

感而遂通者能遂之天下知幾其神者能退藏於密

貪欲者衆惡之本寡欲者衆善之基

靜而無動則滯動而無靜則擾皆不可久此道答也知此而後謂之見道天動而不息其大體則靜觀於星辰可知已地靜而[illegible]常其大體則動觀於流泉可知已

動靜者合内外而一之道也心未有寂而不感

者理未有感而不應者故静而本體而動爲發用理之分備而心之妙全皆化之不得已也聖人主静先其本體養之云爾感而遂通左右逢原則静爲有用非固惡夫動也世儒以動爲客感而惟重乎静是静是而動非静爲我眞而動爲假以内外爲二近佛氏之禪以厭外矣